

論福州方言的否定詞及正反問句

魏 岫 明

一、前 言

近年來有關閩語的研究可以說是十分蓬勃興盛，然而這些研究多數是集中於閩南語的討論，本文主要是探討閩語裏另一個主要方言——福州方言中否定詞語法現象，同時和國語與臺灣的閩南方言裏的否定詞現象作一比較。

傳統的閩語研究，都是將閩語分爲閩北和閩南兩大方言系統，前者以福州話爲代表，後者以廈門話爲代表。然而近年來大陸語言學者卻提出新的分類法，例如潘茂鼎等（1963）〈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袁家驊等（1983）之《漢語方言概要》，陳章太、李如龍（1991）之《閩語研究》，都將閩語分爲閩北、閩南、閩東、閩中以及莆仙五個方言區。閩北區以建甌爲代表，閩南區以廈門爲代表，閩中區以永安爲代表，莆仙區以莆田爲代表，福州方言則歸入閩東方言區，不再隸屬閩北方言區。海外學者如 Jerry Norman（1991）甚且將閩方言劃分爲六區，而以閩南、興化、閩北（福州）三區隸屬於閩東方言區，閩中、西北區（建甌等）、偏遠西區（邵武、將樂）三區隸屬於閩西方言區。嚴棉（1994：266-67）則將閩方言分爲七區：閩東（福州等）、閩北、邵寧區、閩中區、閩南、客語區、莆仙區。換言之，不論我們同不同意此種分類方式，或是質疑如此分類是

否過細，今後在討論福州話時，爲了避免混淆，似乎不宜再沿用舊習稱之爲閩北話或閩北方言了。因此本文在討論時，一律稱之爲「福州方言」。

否定詞在國語裏並不特別複雜，以北京話爲基礎的現代漢語在口語裏主要使用的就是「不」、「沒」，和「別」。書面語裏襲用古代漢語的否定詞較多，例如：弗、非、勿、毋、無、未、莫等等，但是這並不在此篇的討論範圍之內。相形之下，閩語裏的否定詞現象則複雜有趣的多。鄧守信 (Teng 1992) 就提出臺灣話裏有唔 (m)、無 (bo)、噲 (be)、未 (boe)、免 (bian)、爔 (mai)、莫 (mmo) 等七種否定詞。李英哲 (Li 1992) 也認爲臺灣話裏使用七種否定詞。① 閩南話如此，那麼，福州方言裏是否也有類似的現象呢？到底閩語方言之間的語法現象是相似性多呢？還是差異性多？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研究否定詞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由於漢語裏否定詞和正反問句有密切的關聯，而正反問句之研究正是漢語語法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

本文所根據的福州方言語料，是以筆者父母爲主要發音人，② 並參考大陸學者梁玉璋、鄧懿德的一些福州方言研究資料。其他還有一些零星語料也來自一些以福州方言爲母語的親友。

二、福州方言的否定詞

根據本文所搜集之語料，福州方言裏的否定詞有不 [m, n, ng]、噲 [me, ma]、無 [mo]、未 [mue] 四種。下面逐一討論這四個否定詞。

① 李英哲所列出的臺灣話否定詞是：無 bo，未 bue，否 bo，唔 m，爔 buai，噲 be，mai 七種，和鄧守信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多了「否 bo」和「爔 buai」，比鄧少了「莫 mmo」和「免 bian」。

② 筆者父母原籍俱爲福建古田，母親（七十四歲）自幼在福州成長讀書，父親（七十五歲）亦在福州讀書工作，故兩人皆能熟練運用福州、古田兩種方言。

2.1 不

閩語一項顯著的特色是在連讀時會產生音韻變化，例如閩南語的連讀變調。福州方言之音韻在這方面表現得極為複雜，連讀時不但有聲調變化，也有韻母的變化，甚至連聲母也會變化。

1. i ng k'o, ia n sie?

伊 不 去 也 不 食

(他不去，也不吃東西)

2. nang zie so toy, m muong k'uai

兩 隻 蜀 堆 不 分 開

(兩個人在一起，不分開) (梁玉璋 1982 : 44)

3. tsi la? kieu si k'y? p'a? p'uai, n s-nei t'ei? p'uai

這 粒 球 是 乞 拍 破 不 是 踢 破

(這個球是被打破，不是踢破) (梁玉璋 1983 : 166)③

4. puoi li, n nai kiang

飛 吧 不 使 驚

(飛吧，不必怕) (梁玉璋 1983 : 169)

5. ny ng nging sia p'ie, sin—nei n suong k'o?

你 不 肯 寫 批 是 不 是 不 想 去

(你不肯寫信，是不是不想去?)

6. nguai ng kiang, tsieu lei ng kang koung ua

我 不 驚 就 是 不 敢 講 話

(我不怕，只是不敢說話)

③ 此處所引用梁玉璋對福州方言的記音，在聲母方面是同時記出原聲母和音變後的實際讀法，當中用短橫線分開，例如：不是〔n s-nei〕表示「是」字本來讀〔sei〕，聲母是〔s-〕，音變後讀〔nei〕，聲母由〔s-〕變成〔n-〕，下文引用梁之例句以及鄭懿德某些例句時也有相同用法。

7. *ny ng keing

你 不 懸 (你不高)

8. *king nang ng kang

今 且 不 寒 (今天不冷)

9. *i sai li

他 使 來

從上面這些例句，可以發現福州方言裏的「不」以三個不同的成音節鼻音形式出現：〔m〕，〔n〕，〔ng〕，所以會有三個鼻音的情形，是由於福州方言裏存在著連音變化的情形，當兩個音節連讀時，上一個音節之鼻音韻尾會受到下一音節聲母影響而產生同化現象，因此表示「不」之語音會隨著下一音節聲母變化成同部位鼻音〔m〕或〔n〕或〔ng〕，我們看從例句1到例句6所顯示的情形是，當「不」出現在唇音之前則發〔m〕（如例句2）；若「不」出現於舌尖音之前則發〔n〕（如例句3、4、5）；當其出現在舌根音之前（如例句6），「不」就發〔ng〕之音。王天昌（1969：116-117）以為福州語音連讀時，凡是鼻音韻尾都會有此種隨聲衍韻的情形，梁玉璋（1982：38）則似乎認為此種現象僅出現在「不」的情形，並不是所有鼻音韻尾都會有此隨聲衍韻的變化。總之，不論這種產生鼻音同化的環境有多廣，我們都可以斷言福州方言中的「不」是屬於此種鼻音類化之情形。此三種語音形式應為同一基本音位的不同表現，但究竟其基底結構為何者卻仍然有待更進一步之探討，本文僅能根據下面兩個理由說明在現今的福州方言裏，〔ng〕為出現最多之形式，第一、現代福州方言裏的陽聲韻尾至今只有一個舌根音〔ng〕而已，單獨唸本音時，〔m〕和〔n〕皆不出現在韻尾位置，第二、根據袁家驊等（1983：304）認為「不」在連讀時讀作〔ing〕，馮愛珍（1993：102）則說明為了強調否定意義時，三個鼻音韻母都可說成〔ing〕，不受後一音節聲母的制約。

換言之，不論其後面所接之聲母爲何，「不」皆可以〔ing〕的形式出現，也就是說從例句 1 到例句 6 裏的「不」都同時可以有另一種說法的存在（即讀作 ing）。由於暫時還無法確定「不」之基本音位爲何，本文暫且以現代福州方言表面結構裏出現最多的〔ng〕來表示「不」之語音。

就語法現象而言，福州方言的「不」可以否定一般動作動詞（如例句 1 和例句 2 所顯示），也可以否定整個句子的陳述（如例句 3「不是」）。值得注意的是例句 5、6、7、8 所顯示的，福州方言裏的「不」除了不使（不必）、不敢、不驚、不肯、不想之外，幾乎很少跟別的詞連用。例句 7 和例句 8 告訴我們，福州方言和國語的否定詞「不」，有一個很顯著的區別是：國語裏的「不」使用範圍大得多，它可以用來否定靜態動詞（state verb），而福州方言卻極少如此用。國語中一大羣靜態動詞如「高、矮、胖、瘦、大、小、長、短、寬、窄、多、少、冷、熱、紅、綠、黑、白」，在福州方言裏都無法以「不」來否定，只有少數靜態動詞如例句 6 的「驚、敢」可以出現於「不」之後。鄧守信（1978：488）認爲臺灣閩南話裏的「不〔m〕」很少和靜態動詞一起出現，^④根據其所列出的僅有八個靜態動詞可以出現在臺灣話的「不〔m〕」之後。比較起來，福州方言裏的「不」比閩南話裏的「不」更少和靜態動詞同時出現，鄧所舉出的八個動詞裏僅有三個「不驚、不敢、不是」在福州方言中可以如此說，就連「不好」這樣常用的詞，臺灣話可以說〔m-ho〕，福州方言裏也不能如此用。由此可見「不」在福州方言裏的用法相當受限制，大致是以否定動作動詞爲主，而不太能用來否定靜態動詞，我們可以說這是因爲福州方言裏的「不」是表示一種意願（volition）的否定。「他不去」、「他不食」

④ 鄧守信（1978：488）所舉出的八個臺灣話「不〔m〕」的用法是：m-ho（不好）、m-kiaN（不驚）、m-tio（不對）、m-si（不是）、m-bat（不會）、m-tang（不應當）、m-kaN（不敢）、m-bian（不免）。

在福州方言裏是意味著「他不要（不願）去，他不肯（不想）吃」，而靜態動詞的否定則是一種狀態形容的相反現象（例如國語中的「不高、不好、不對」），因此在福州方言中都無法以「不〔ng〕」來否定。在這一點上，閩南話和福州方言都有相當一致的現象，雖然在福州方言裏的情形更明顯。

至於例句 4 裏的不使（不必），倒是福州方言中有這樣的用法，而在閩南話裏卻沒有。「不使」在福州方言裏是類似助動詞的性質，其本身無法單獨存在，在其後必需出現一個主要動詞才合語法。並且福州方言中的「不使」就像國語裏的「不必」、「不用」，它們都是以否定形式存在，與其對應之肯定形式「必」、「用」在實際語言中並不出現。因此，例句 9 在福州方言裏是不合語法的句子。

2.2 ㄹ [ma]、[me]

福州方言裏另一個常用的否定副詞是〔ma〕，其意義是表能力「會〔a〕」的否定，亦即表示「不會」之意，這在閩南話裏也有一個平行的現象，即「會〔e〕」與「ㄹ〔be〕」。

10. nguai sie no? tu ma (陽去)

我 什 ？ 都 ㄹ

（我什麼都不會）

11a. i a (陽去) ma (陽去) li ?

伊 會 ㄹ 來 ?

（他會不會來？）

11b. ma (陽去) , i ma (陽去)

ㄹ , 伊 ㄹ (不會，他不會。)

11c. ma (陽去) , i me (陰平) li (陽平)

ㄹ , 伊 ㄹ 來 (不會，他不會來)

12a. *i e me li ?

伊 會 爿 來

12b. *i e li me ?

伊 會 來 爿

13. i tie me (陽平) tso (陰去) tai ie

伊 弟 爿 做 事 計

(他弟弟不會做事)

14. i t'ang sie? me(21) t'ang(21) k'a? lieu

伊 貪 食 爿 貪 玩

(他貪吃不貪玩) (梁玉璋 1983 : 167)

15. nyu me (陰平) keing (陽平) , ia me (陰平) puei (陽平)

你 爿 懸 也 爿 肥

(你不高也不胖)

16. tsuoi tsei me(21) ho(35) s-lia (上聲)

「水」字 爿 好 寫

(「水」字不好寫) (梁玉璋 1983 : 169)

17. puoi ty kiang me(21) t-ling (陽平) t-noyng (陽去)

肥 豬 行 爿 定 動

(肥豬走不動) (梁玉璋 1983 : 167)

18. ngoung kiang, ny t'iang me(21) huei (陽平) ei (陰去)

懸 仔 你 聽 爿 會 意

(傻孩子，你聽不懂) (梁玉璋 1983 : 169)

從以上的語料看來，不同於閩南話的是，福州方言裏的「爿」是以兩種語音形式〔ma〕和〔me〕出現，兩者不但韻母不同，聲調亦異。雖然在語言裏〔me〕比〔ma〕出現的頻率多得多，大凡在句中出現在詞組裏

與其他詞結合的都是〔me〕。我們似乎可以判斷〔ma〕是其基本形式，其理由如下：

第一、從例句 11b、11c 看來，單獨說時惟有〔ma〕才出現，可見其爲本音。

第二、例句 11a 顯示〔ma〕出現在句子最末尾，閩南話裏的變調規律也是句尾讀本調（黃正德 1989：702；楊秀芳 1991：137），因此可以據此推測「燴」之本音是〔ma〕而不是〔me〕。

第三、例句 11a、12a 的正反問句顯示，福州方言裏的 A-Not-A 問句在說「會不會」時只能有〔a-ma〕的形式，而不能說〔e-me〕。

第四、福州方言的音韻系統極其複雜，其中許多韻母可依據不同的聲調擁有兩套韻母的情形。例如福州方言「會」單獨唸的語音是〔a〕爲陽去 242 升降調，^⑤當其出現在兩字連讀的前字時，會變調爲陰平聲⁴⁴（如例句15）或是變陽平聲⁵²（如例句13），甚至變調後也可能產生新調值（例如例句14、16、17、18的低降21調），變調之外同時韻母音值也會產生變化由〔a〕變成〔e〕。我們歸納〔a〕、〔ma〕連讀變調的條件是：陽去調在後字爲平聲、陽入之前變成陰平聲；在後字是上聲、去聲、陰入前面的陽去調則變爲陽平聲。

像這樣一個韻母包括兩種韻母變體的情形，說明了福州方言韻母的音值和聲調有密切的關聯。陳澤平（1984）討論此現象時，將福州方言中各韻母讀陰平、陽平、上聲、陽入時的音值稱爲「本韻」；而以讀陰去、陽去、陰入時的音值爲「變韻」，他並且說明變韻音值較本韻音值爲後起。

⑤ 福州話現今的聲調有七個，平聲、去聲、入聲皆分陰陽，上聲只有一個不分陰陽，一般對其調值之描寫差異不大。本文採用袁家驊的《漢語方言概要》之描寫，陰平調值爲44，陽平調值爲52，上聲調值爲31，陰去調值爲213，陽去爲升降調，其調值爲242〔梁玉璋（1982）認爲是353〕；陰入調值爲23，陽入調值爲4。

福州方言的音韻系統的確存在此種變韻現象，例如：⑥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衣 i	姨 i	以 i	意 ei	異 ei		
音 ing	人 ing	引 ing	印 eing	泳 eing	壹 ei?	亦 i?
烏 u	無 u	武 u	塢 ou	務 ou		
溫 ung	文 ung	穩 ung	慍 oung	問 oung	屋 ou?	勿 ou?

若以此點觀察福州方言的「會」與「膾」，可以發現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即會〔a〕、膾〔ma〕在現代福州語音裏為獨立時所讀之單字音，但是就福州方言音韻的發展而言，〔a〕和〔ma〕反而是後起的變韻。換言之，在連讀變調時，〔a〕〔ma〕若是出現在前字，則其變化是由獨立音變為變音：〔a〕→〔e〕，〔ma〕→〔me〕，然而韻母音值反而是由變韻變回本韻。類似的例子如：

帝王 ta(213)+uong(52)→te(44) uong(52)

構思 kau (213)+sy(44)→keu(44) ly(44)

由此看來，我們似乎應該重新修正前面之分析，就歷史音韻之演變而論，現今福州方言中的獨立單字音〔ma〕反而是後起之表面結構，其原本早期之原來結構應當是〔me〕。福州音韻結構在陰去、陽去、陰入三個聲調裏產生變化，正如袁家驊（1983：286）所說的：「降升（陰去）、升降（陽去）、升調（陰入）都能影響元音之音質，使單元音複化，使半高半低的單元音或複元音變得低些、開些，使低元音變得後些」。因此就語音的發展演變情形來看，變化的方向應當是〔e〕→〔a〕，而非如前文說的〔a〕→〔e〕之變化。然而如此的分析卻需要考慮如何處理〔a〕，〔ma〕在現在的福州方言裏是獨立單字音的問題。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獨立單字音並

⑥ 以下例子取自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頁二八六。

不足以作為判斷基本語音的主要證據，事實上就語音的發展演變來看，語音出現於非獨立存在之環境，例如出現在語詞中，反而往往因為呈現凝固凍結形式 (frozen form) 而更能保存原來的基本形式，倒是可以獨立存在的單字音由於出現環境的自由比較不受限制而容易產生變化。^⑦ 更確切的說，福州方言的「會」與「爨」之基本語音形式(深層結構)應為〔e〕和〔me〕，其表面結構由於聲調之改變為陽去調而產生〔a〕和〔ma〕。這樣的分析應該比較符合整個福州方言音韻系統的發展演變狀況。

就語法現象而言，我們可以看到福州方言裏的「爨」比「不」使用的範圍大得多，例句11、12、13顯示「爨」可以否定一般動作動詞，這在福州方言口語中用得很多，爨去、爨看、爨行、爨寫字、爨唱歌……，這些如上所述都是以〔me〕之形式出現。在2.1裏提到福州方言不能有不懸(高)、不肥、不好之類的說法，例句15、16正是顯示在福州方言中靜態動詞的否定是用「爨」，因此可以有爨高、爨肥、爨好寫的形式，「爨」在語法上異於「不」之極重要區別即在於「爨」可以否定靜態動詞而「不」卻極少。在這點上，鄧守信(1992: 620)以為臺灣話中就有不少形容詞不可和「爨」一起用，例如他認為臺灣話不可以說〔be che〕(爨多)、〔be sui〕(爨美)、〔be ang〕(爨紅)，根據鄧所列出的一個臺灣話靜態動詞否定用法表，他說明了臺灣話裏的「爨」在否定靜態動詞(尤其是形容詞)時也是有不少限制的，比較起來，福州方言裏的「爨」要比臺灣話的「爨」用得更廣，鄧所舉出來不能用「爨」否定的形容詞，在福州方言裏都可以存在，幾乎是福州方言中所有形容詞都可以用「爨」作否定詞。不過必須說明的是，對於臺灣閩南語裏的「爨」是否能和某些形容詞連用，似乎也有不同的意見，例如上文所舉鄧的例子，也有人以為〔be sui〕

⑦ 此處對〔a〕，〔ma〕基本形式之探討分析，以及有關獨立單字音及非獨立音的語音演變情況，要特別感謝楊秀芳教授對本文提出之意見與討論。

〔媠美〕、〔be ang〕（媠紅）在臺灣話裏是可以存在的用法，只是其具有特殊之意義。

「媠」的另外一項功能是出現在結果補語的表能力形式之中。在國語裏「走不動」、「吃不下」、「看不清楚」都是以「不」來否定；在福州方言裏卻不能用「不」而必須說「媠」，因此有例句 17、18 的「行媠定動」、「聽媠會意」的結構。這在閩南話裏也有相同的情形，閩南語也是說「行媠定動」、「聽媠清楚」、「做媠了」，而不能用「不〔m〕」來否定表能力的結果補語。閩語在此一語法特性上表現得相當一致，根據《閩語研究》的調查，在閩語五大方言區的十八個方言點的語料裏，代表閩東、閩南、莆仙三個方言區的十二個方言點，在說「找不著」這樣的詞時，都是用「媠」而不用「不」來否定。^⑧究其原因，其實相當明顯，閩語的「媠」在語意上既然表示「不會、不能」這種能力的否定，在否定表能力的結果補語時，當然也比僅是表意願否定之「不」更精確合適。福州方言裏的「媠」還有一項語法特性，即是其可以和肯定的「會」形成正反問句，就如例句 11a 中的〔a-ma li〕（會媠來），福州方言裏可以說「會媠唱歌」、「會媠熱」、「會媠會意」。國語裏的「會不會」和福州方言裏的「會媠」在語法的性質上是相同的，其差別是在於語音上，福州方言之「媠〔ma〕」語音的形成應該是「不〔m〕」與「會〔a〕」之合音。值得探討的是，閩南話裏的「媠〔be〕」雖然也是「不〔m〕」和「會〔e〕」的合音，^⑨但是閩南話裏就不可以有〔e-be〕的正反問句形式，只能將

⑧ 見陳章太、李如龍著《閩語研究》，頁九五。

⑨ Teng (1992 : 611) 以為臺灣話裏的否定詞/m/若出現在元音之前，會失去鼻音性而變成/b/，與其後的元音結合成雙語位 (bi-morphemic) 詞，但是「媠」卻例外，例如唔

m + 有 u → 無 bo 唔 m + 會 e → 媠 be
 唔 m + 愛 ai → 媠 mai 唔 m + 好 ho → 莫 mmo

換言之，否定詞m往往和其後的音有合音的現象。

「會爿」拆開來而以「爿」出現在句尾。

19. 國語：他會不會來？

閩南話：*i e be lai ?

他 會 爿 來？

福州方言：i a ma li?

他 會 爿 來？

20. 國語：他會來不會？

閩南話：i e lai be ?

他 會 來 爿？

福州方言：i e li ma ?

他 會 來 爿？

從以上的例子看來，福州方言裏的「會」與「爿」和國語裏的「會不會」一樣都可以形成兩種正反問句，而閩南話裏的「會」與「爿」卻只能形成一種正反問句而已。由於下文還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因此將此問題留到第三節再討論。

2.3 無〔mo〕

福州方言中「無〔mo〕」的用法，和國語或一般漢語方言一樣的，主要是表達一種「不存在」之意，否定其後名詞的存在或擁有，如下面之例句：

21. nguai mo tsieng

我 無 錢

22. so? mang nguai tsuo mo noyng nga? li

昨 冥 我 厝 無 人 客 來

（昨天我家沒有客人來）

「無」亦可出現在動作動詞之前，否定其後動作之存在，說明動作並

不存在或並未發生。

23. i mo sie? ngy

他 無 食 魚 (a : 他沒有吃魚 b : 他不吃魚)

24. nguai mo k'ang tieng ing-ning

我 無 看 電 影 (a : 我沒看電影 b : 我不看電影)

25. i ts'uo mo yong kie a?

他 厝 無 養 雞 鴨 (他家沒有養雞鴨)

26. nguai hua pieu mo tai li

我 發 票 無 帶 來 (我發票沒有帶來)

27. ny mo k-oung, nguai me pai?

你 無 講 我 嬲 八 (梁玉璋 1983 : 169)

(你沒說，我不知道)

28. mo suong kau ny mo li

無 想 到 你 無 來 (沒想到你沒有來)

我們知道，國語的「沒有」可以表達一種動作並未發生、並未完成之意，因此往往用來否定過去的現象（例如：昨天我沒有看電影），但是這並不意味它的功能是用來否定過去式，Li and Thompson (1981 : 428) 就明白的說明「沒有」並非過去式的否定記號。福州方言在這點上，比國語表現得更清楚，我們看例句23、24的「無」皆能表達二種意義，a 句的解釋是在過去的某一時刻裏或者過去到目前為止，他沒有完成「吃魚」這一動作；至於 b 句的「無」又是表達另外一種語法功能，亦即表示一貫常習 (generic) 的行為動作，他一向不吃魚，或者他從來不看電影。國語是用「不」來表達這種 generic action 而福州方言用的是「無」，至於閩南話也和福州方言一樣，鄧守信 (1992 : 616) 觀察到臺灣話裏的「無」正有此種語法現象：

i bo chia hun

伊無吃薰（他不抽煙；他（昨晚）沒有抽煙）

可見閩語裏的「無」大致都有此種相同的語法特徵。比較起來，閩語裏的「無」較國語裏的「沒有」應用之語法範圍更多；相對的，閩語中的「不」就比國語的「不」語法功能狹窄得多。

福州方言裏的「無」還有另一個功能就是可以出現在靜態動詞之前，表示其後所形容的狀態並不存在，例如：

29. tsia ngy nmo ts'ieng

者魚無鮮（這魚不新鮮）

30. nguai xi ni? k'oung mo k'uai

我許日睏無快（我那天睡得不夠痛快）

31. i soung mo tsoung, i ing me

衣裳無俊，伊不買（衣裳不美，他不買）

32. i mo tieng

伊無癲（他沒瘋）

33. tsia so? mo ngaing, sie le so? hui iu (s)o (h)ui

者索無硬，世了蜀回又蜀回

（這繩子不結實，接了一回又一回）（鄭懿德 1988：451）

上面福州方言句子裏的「無」出現在靜態動詞之前，否定其後狀態之存在。但是如前文（2.2）所述，福州方言中的「𪗇」也是可以用來否定靜態動詞，例如例句29、30、31也可說「𪗇鮮」、「𪗇快」、「𪗇俊」，那麼兩者的分別何在就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從語意上來說，「𪗇」表達的是不會、不可能之意，「無」則表示不存在，兩者之區別在於否定程度上的不同。換言之，「𪗇鮮」是說不會很新鮮或者不可能太新鮮，而「無鮮」則是說根本不新鮮。因此，在語意上「無」對靜態動詞之否定程度要

強過「癡」。這也說明了何以例句32裏說的是「伊無癡」而非「伊癡癡」，因為語意上我們可以說一個人瘋了或是沒有瘋，卻很難形容一個人瘋狂的程度是「不可能太瘋」或是「不會很瘋」。^⑩ 根據石毓智（1992：165）國語裏的否定詞「不」和「沒」也有類似的差異，「不」是單純的性質否定，「沒」是對形容詞的完全否定，例如「燈不亮」是說亮的性質存在，只是程度不高；但是「燈沒亮」卻是說亮的性質完全不存在，燈是黑的。

像例句30中的「睏無快」之用法，在福州方言裏的情形也很普遍，例如「食無飽」、「食無爽快」、「餃嚼無透餃」，這是以「無+形容詞」之結構做為動詞後面的補語。在2.2節裏提到過，福州方言的「動詞+癡+靜態動詞」是一種表能力的結果補語，此處的「食無飽」、「睏無快」等也都可以有「食癡飽」、「睏癡快」之形式，其間之差別正如上文所說的是否定程度之異。以「無」來否定靜態動詞，是表示所形容之狀態根本不存在，是一種全然的否定；以「癡」來否定靜態動詞，則是表示不大可能或不足以達到所形容之狀態。

閩南語裏的「無」有一種用法是福州方言所沒有的，即〔bo〕本身就可以直接出現在動詞之後作為補語，例如：聽無、看無、買無、找無等等，這種結構在福州方言中是不能存在的。「無」在福州話裏只能用來否定結果補語如前文論及的「食無飽」之類，「無」本身並不能直接當作補語，相對於上面所舉的閩南語的例子，在福州方言裏的說法是：聽癡會意、看癡會意、買無著、找癡著。因此在比較上，閩南語裏的「無」似乎又比福州方言裏的「無」使用的範圍更廣。

此外，福州方言裏的「無」亦可和肯定的「有」形成「有無問句」，

^⑩ 這裏說的「不會很瘋」、「不太瘋」的說法不好，是指形容人的精神狀態的瘋狂；如果是指一個人是否玩得很瘋狂很野，那麼國語裏是可以接受「他玩得不會很瘋」這樣的說法。

而通常的「有無問句」可以有下面 a、b 兩種形式：

34a. ny ou mo tsie? kau t'ung t-ni?

你有無接到通知？

34b. ny ou-u tsie? kau t'ung t-ni mo?

你有接到通知無？

(你有沒有接到通知?) (鄭懿德 1985 : 310)

35a. ny ou-u k'ang tieng ing-nging mo?

你有看電影無？

35b. ny ou mo k'ang tieng ing-nging?

你有無看電影？

34a、b 兩句在意義上似無分別，但是鄭懿德 (1985 : 311) 主張像例句 35a 的疑問句可以表達兩種意思，一是問是否有過某種動作、行爲；一是問要不要做某件事。所以鄭以爲例句 35a 的兩種解釋是：你看沒看電影？／你看不看電影？^① 現在的問題是 35b 是不是也和 35a 一樣有相同的兩種解釋，鄭似乎不這麼認爲，因爲他僅提到「有+動+名+無」的句型有上述的兩種含意，因此鄭文雖未提及卻似乎暗示例句 35b 不同於 35a。然而在本文看來，35a、35b 兩句並無明顯不同意義，35b 也同樣可以有兩種解釋。換言之，福州方言裏的有無問句可以兩種形式出現，而意義上並無區別。如此可以說明 34a 同於 34b，35a 同於 35b；至於例句 34 與 35 之不同，則在於動詞性質之差異，「看電影」這樣的行動可作爲以帶有如前文所說的一貫常習 generic 之性質，因此可以有「你平常看不看電影」這樣的意義，但是像「接到通知」這樣的行爲就不適合具有 generic 之性

① 鄭懿德在此處對例句 35a 的第二種解釋（要不要做某件事？）和我們在前面所說具有一貫常習 (generic) 之性質並不完全相符，問人平常看不看電影和問人要不要看電影是有不少差距的。鄭的說法似乎不夠周密。

質，所以不論 34a 或 34b 都只能有一種解釋而已。

2.4 未 [muei] ⑫

福州方言裏表示「還未、尙未」之意所用的否定詞是「未 [muei]」，其出現的頻率要比前文所提到的「不」、「儺」、「無」少得多。

36. nguai ku muei lie? le

我 ? 未 食 呢

(我還未吃呢) (袁家驊等 1983 : 304)

37. nguai muoi oung, i seing ko loyng i li

我 未 講 伊 先 「大聲嚷叫」起來

(我還未說，他就先大聲起來) (梁玉璋 1982 : 42)

38. hiang t-nie k-o puong k'uai muoi?

兄 弟 哥 分 開 未

(兄弟分家了嗎?) (梁玉璋 1983 : 166)

39. mo yng ts'o loung ta o muoi?

毛 巾 「擰乾」 焦 去 未?

(毛巾擰乾了沒有?) (梁玉璋 1982 : 44)

40. sie? pa muei?

食 飽 未? (吃飽了沒有?)

從上面例句看來，「未」在福州方言中可以用來否定動詞，如例句 36、37裏的未食、未講，此外還可說未來、未走、未暈、未讀書等等許多，這在閩南語裏有差不多類似的用法，但是臺灣的閩南語似乎是很少單獨使用「未 [be]」，而是說「猶未 [ia be]」的情形較多。我們看下面

⑫ 對「未」的記音，本文和《漢語方音字彙》、袁家驊等一致，採用 [muei]，但是梁玉璋以為應記作 [muoi]。

例句 42b 的說法就要比 42a 更通順常見。^⑬

41. pian-tong ia-boe chun-pi ho

便當猶未準備好 (Teng, 1992 : 610)

42a. ?i be lai

伊未來

42b. i ia be lai

伊猶未來

在這點上，福州方言例句 36 中的「[ku] 固？[muei] 未」也和臺灣閩南語的 [ia be] 一樣，是以雙音語詞的形式出現。然而兩者比較起來，福州方言的「未」是可以獨自存在的，因此也比臺灣話的「未」單獨使用的現象要普遍得多。

「未」在福州方言裏另一作用是如例句 38、39、40 裏出現在句末形成疑問句。這種以否定詞出現在句尾形成疑問句之語法現象，在閩南語裏也有相同的情形，例句 40 在閩南語的說法完全一致，見以下例句 43：

43. tsia? pa bue?

食飽未？

⑬ 對於臺灣流行的閩南語何以傾向使用「猶未」而不單獨使用「未」，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由於臺灣的閩南語存在著漳音和泉音並行的情形（見丁邦新 1979：25），而漳音和泉音在 [e] 與 [ue] 二音常常有相反的發音分布，以「未」的例子而言，漳州發音 [bue]，而泉州音卻是 [be]；這和另一個極易引起混淆的「爿」的發音情形正好相反，「爿」在漳音是發 [be]，但是在泉音卻發的是 [bue]。我們知道此二字都經常可以出現於動詞之前，因此極容易造成聽者之混淆，當一個人說 [be lai] 時，究竟其指的是「未來」抑是「爿來」？然而像這樣的語音情況有許多：「未咽」與「爿咽」、「未讀書」與「爿讀書」、「未走」與「爿走」等等，爲了避免語意上的誤解，也許臺灣的閩南語特別發展出來使用「猶未」來替代「未」，如此一來則可輕易區別「猶未」與「爿」。但是這是閩南語基於漳音泉音混合現象，在臺灣特有的發展，其他的閩南方言未必有如此之發展，例如根據《廈門方言辭典》所收錄的，廈門話就有「我未食」與「我爿食」，「未來」與「爿來」之對比。

閩語裏的這種形式，在國語裏也存在著類似的用法，國語雖然不能說：「吃飽未？」、「洗澡未？」但是卻可以說：「吃飽了沒有？」同樣是以否定詞在句尾形成問句，此外大陸上的北京話也可以有「好不？」、「行不？」的說法。^⑭這些都是以(V+Neg.)之形式出現，顯示出漢語裏之否定句型與疑問句型關係極為密切。V+Neg. 問句實際上即為 V+Neg.+V 問句(即 V-Not-V 問句)之省略，亦即 V+Neg. 之後的 V (動詞)被省略。換言之，閩語裏的「食飽未？」是由「食飽未食飽？」經由末尾的動詞省略得來的。

三、福州方言的正反問句

在前文裏我們已見到福州方言和國語一樣，都可以由肯定動詞和否定動詞構成正反問句，黃正德(1989:689)則以為正反問句又可以分為兩種形式：「A不A B型」與「A B不A型」，前者如「他喜不喜歡這本書？」，後者如「他喜歡這本書不喜歡？」。這兩種正反問句也都存在於福州方言裏，例如在2.2及2.3所提到的「伊會來不？」和「你有無看電影？」即為A不A B型；而「伊會來不？」和「你有看電影無？」則屬於A B不A型。在此處我們要特別討論的是福州方言中的A不A B形式。

福州方言裏的A不A B型之所以值得探討是由於下面幾個原因，第一、如2.2節所言，「會來V」問句和「有無V」問句何以僅出現在福州方言中，閩南語裏卻不能有同樣的說法？第二、根據黃正德之分析，A不A B型正反問句是語音重疊的結果，然而福州方言中的例句卻似乎不盡如

^⑭ 此種「V不？」之用法，據筆者觀察亦存在於臺灣年輕人之書面語形式中，例如寫信時「高興不？」、「好玩不？」、「是不？」這樣的用法也算常見，但是在口語裏卻不會如此說。而且，此種句式大多是以附加問句(tag question)之形式存在，例如：「你會寫信給我的，對不？」「不久我們就可以見面了，高興不？」

此。

在進一步討論福州方言的例子之前，讓我們先看一看黃的分析。黃正德討論漢語正反問句的模組語法時，以為「A不A B」型正反問句的深層結構是一個帶有「疑問屈折詞組」的簡單句，這種帶著〔+Q〕(Question)屬性的屈折範疇在不同方言裏有不同的語音表現方式，在國語和閩南語裏都是語音重疊的規律。^⑮以臺灣閩南語為例：

li si-m-si Tan sian-si:?

你 是 不 是 陳 先 生 ？

黃以為此例句裏的 si-m-si 正是語音重疊的結果，更確切的說，重疊的結果在否定詞m的兩邊應該是相同的語音成分，類似的例子還有 bat-m-bat（曾不曾）、ai-m-ai（愛不愛）、ka:-m-ka:（敢不敢）。至於閩南語裏何以不能有「伊會爌來？」及「你有無看電影？」這樣的句子，黃的解釋是u（有）的否定是bou（無），e（會）的否定是be（爌），語音重疊的結果得不到u-bo, e-be這種形式，因此臺灣話裏不能有如以下的例句：

* li u bou ciao hun?（你有無抽煙？）

* li e be lai?（你會爌來？）（黃正德 1989：700）

黃的結論是漢語裏的A不A B型正反問句是深層結構經過語音重疊而來，國語如此，臺灣話亦如此。但是我們若以福州方言的情形來驗證，則如此之分析似乎仍有待商榷。上述二個例句在臺灣話裏雖然不通，但若用福州方言來說，都是合語法的句子。

⑮ 黃（1989：690）認為A不A B型正反問句在國語裏是由〔+Q〕的屈折詞組引發一條語音重疊律，把緊隨在〔+Q〕之後的成分重疊一次並在中間插入「不」字。重疊的範圍可大可小，所以國語裏的A不A B型正反問句就可以產生「喜不喜歡」、「喜歡不喜歡」或是「喜歡這本書不喜歡這本書」的形式。黃的分析對語音重疊後不會產生語音變化的國語A不A B型正反問句而言，是很合理的解釋。

3.1 福州方言的會燴問句及有無問句

我們回到前文例句 11a、例句 35b 來看，

11a. i a ma li?

伊 會 燴 來？

35b. ny o mo k'ang tieng nging?

你 有 無 看 電 影？

在 2.2 裏曾經推測，福州方言「燴」ma 的發展形成，應該是在肯定詞「會」a 之前加上否定詞m；同樣的，「無」mo 和「有」o 之間也有平行的關係，因此我們可以有以下的分析：

$m + a$ (會) \rightarrow ma (燴)

$m + o$ (有) \rightarrow mo (無)

然而福州方言裏的「會燴問句」及「有無問句」之結構，不盡符合黃正德分析之處在於以下三點：第一、「會燴」和「有無」在福州方言中並不像一般漢語 A 不 A B 型正反問句在語音上很清楚的呈現 x-m-x 的語音重疊，而是一種 x-mx 的語音結構。其間的否定詞m在福州方言的會燴問句、有無問句裏都不是成音節鼻音。第二、我們推測 $m + a \rightarrow ma$ 的發展，是從兩個角度來談的，一是抽象的深層結構分析，二是從歷時的觀點 (diachroncially) 論其結構在歷史上之演變發展；若是自共時的觀點 (synchronically) 討論現今語音之表面結構，福州方言並沒有「m (不)a (會)」這樣的說法，而是只能說 ma (燴) 或 mo (無)，對福州人來說，不論「燴」或「無」都是單獨一個語音，而非兩個語音之結合。因此，就語音之表面結構而言，「會燴」、「有無」皆非語音重疊之結果，語音重疊的結果照黃的分析應該是在否定詞m的兩邊都是相同的語音成分 (x-m-x)，例如 a-m-a (會不會) 或 o-m-o (有冇有)，但是福州方言卻不允許如此之結構。第三、福州方言中的確有符合語音重疊規律的正

反問句存在，例如：等不等(ting ng ting)、行不行(kiang ng kiang)、寫不寫(sia ng sia)等等，這些都是很清楚的 x-m-x 結構，可見福州方言是可以存在和國語、閩南語一般的語音重疊之正反問句，只是這種 x-m-x 結構還是與會齣問句及有無問句之結構有所不同。

總結說來，福州方言裏的會齣問句及有無問句所突顯的問題，就是它們並不符合黃正德所提議的漢語模組語法，它們為 A 不 A B 型正反問句，但是卻不像黃之分析是一種語音重疊之結構。

3.2 A-not-A 結構的語音變化

此處所要討論的 A-not-A 結構，即為上一節裏所提到的福州方言中的 x-m-x 結構，其符合黃正德提出的語音重疊規律，但是此種結構還有一項值得注意之特性，也就是在福州方言裏它們的語音常常會產生類化或者合併語音現象，而且在經歷語音變化以後，其表面的語音結構已非原來規律的 x-m-x 重疊情形了。以下面的例子來看：

去不去 k'ò (陰去) ng (陽平) k'ò (陰去) → k'ong(陰平) ngo(陰去)

食不食 sie? (陽入) ng (陰平) sie? (陽入) → sien(21) nie (陰平)

買不買 me (上聲) ng (陽平) me (上聲) → mem(35) me (上聲)

等不等 ting (上聲) ng (陽平) ting (上聲) → tin(35) ning (上聲)

使不使 sai (上聲) ng (陽平) sai (上聲) → sai(35) nai (上聲)

我們可以發現上面這些 A-not-A 結構基本形式上為 x-m-x 的語音重疊，而後在語音上變化的情形為：

(1)否定詞 ng 與上一音節 x 結合，音節數由三縮減為二。

(2)否定詞 ng 隨著後一音節 x 的聲母變化而產生同部位之鼻音，如：
ng→m/—唇音、ng→n/—舌尖音、ng→ng/—舌根音。

(3)變化後的第二音節 x' 的聲母也隨著變化後之否定詞 m 的聲母變化而產生同部位之鼻音，其變化規律如(2)。

(4)變化後之語音爲 $xm-x'$ ，第二音節 x' 的聲調不變，第一音節 xm 之聲調則產生變化，其規律是陰平、陽平、陽入變調爲低降的21調，上聲變調爲高升的35調，陰去、陽去、陰入則變調爲陰平。^⑩

以上這些福州方言中 A-not-A 結構的語音變化極複雜，然而此種變化並不是必要的非變不可，而是可變可不變的。在福州方言裏，這兩種說法 ($x-m-x$ 和 $xm-x'$) 都可以，雖然在口語裏大概是變化過的 $xm-x'$ 形式使用得較多。黃正德曾提到臺灣話裏的「是不是 $si-m-si$ 」爲 $x-m-x$ 語音重疊，我們若以福州方言的「是不是」來比較，可以發現其語音變化遠比臺灣話更複雜得多。例如：

是不是 sei (陽去) ng (陽平) sei (陽去) → sin (陽平) nei (陽去)

此處的音變除了前一段所說的種種音節合併、聲母、聲調變化之外，又牽涉到韻母的改變（第一音節韻母由 ei → i ），同樣一個 A-not-A 結構到了福州方言裏竟然會有如此複雜之語音表現。如果依據黃之分析，「臺灣話 $i-m-si$ 問句裏否定形式只是在肯定形式前加了一個 m 字，完全保存了肯定形式的語音，但 u （有）、 e （會）等的否定形式則進一步引起語音的變化 (bou, be)，其語音形式已不等於 m 加上肯定式了」（黃正德 1989：700）。用這樣的理由來說明臺灣話不能有會燴問句和有無問句似嫌不夠充分，我們看福州方言裏重疊語音後的形式與原來的 $x-m-x$ 形式相差那麼遠，但是會燴問句及有無問句甚至連如此複雜的 $xm-x'$ 形式都可以存在於福州方言中。可見表面結構是否保留 $x-m-x$ 之形式並非最重要之決定因素。我們若回顧 3.1 的會燴問句和有無問句，可以發現福州方言的「會燴」或「有無」在問句中語音並無任何改變，更清楚的說，它們不但聲調

^⑩ 福州方言變調規律極複雜，此處規律是參照鄭懿德（1983：36）。但是根據筆者的觀察，福州方言 A-Not-A 正反問句之連調變化比此規律更複雜，例如「是」雖爲陽去調，但變化之後「是不是」的第一個字卻成爲陽平而非陰平。

不變，聲母、韻母也都沒有變化，這和本節所討論的 A-Not-A 結構繁複的語音變化有著極大之差異，由此亦可見會嬾問句和有無問句雖然是正反問句的一種，但是和語音重疊的 x-m-x 結構還是有所不同。

四、結 論

本文探討福州方言裏否定詞的用法，並比較對應閩南語裏這些否定詞的情形。從以上的討論可以歸納出幾點結論：

1. 福州方言裏使用的否定詞主要有「不、嬾、無、未」以及本文並未討論到的「免」，這些否定詞也都可在閩南語裏找到對應，雖然較閩南語的七種否定詞數目少了一些，但還是比國語多了一點，這不但顯示閩方言之否定詞語法現象極其豐富活潑，同時也顯示整個閩方言內部之語法有其共通性。

2. 福州方言的否定詞中，「不」表示一種意願之否定，可以否定動作動詞卻極少用來否定靜態動詞。我們可以說福州方言裏的「不」的語法使用範圍遠不及國語來得廣泛，甚至比起閩南語，其用法都要受限制得多。

3. 福州方言的「嬾」表示不會或不可能，是一種能力之否定。其使用的範圍要比「不」大得多，可以否定一般動作動詞以及靜態動詞，凡是福州方言裏不能用「不」來否定的靜態動詞，大概皆可以用「嬾」來否定。因此福州方言裏「嬾」的用法甚至比閩南語的「嬾」還自由得多。我們可以說「嬾」的使用是閩方言裏的一大共同特色，但是「嬾」在福州方言使用得最多最廣。此外，「嬾」不論在福州方言或閩南語裏都可以用來否定表能力的結果補語。

4. 福州方言用「無」來否定名詞之擁有或動作之存在，「無」不論在福州方言或閩南語裏都可以帶有 generic 之意義，說明某種一貫常習之行為與動作。閩南、福州兩個方言裏的「無」都可以出現在靜態動詞之前，

表示其後所形容之狀態並不存在，因此亦可用來否定結果補語。比較上，閩方言裏的「無」比國語裏的「沒有」語法功能大得多，但是「無」在閩南語裏因為本身即可直接作為動詞補語，又比在福州方言裏的功能更廣。

5.福州方言的「未」與閩南語一樣，表示還未、尚未之意，可以出現在動詞之前，也可以出現在句末做疑問詞，然而臺灣閩南語裏的「未」基於語音上的理由幾乎很少單獨使用，而是出現於「猶未」的形式之中；福州方言則無此限制，可以獨自使用。

6.福州方言的否定詞可以出現在 A-Not-A 正反問句形式之中，比較特殊的是福州方言裏的 A 不 A B 型正反問句，因為其中包括了會詹問句和有無問句，而同樣的形式卻不能出現在閩南語之中。福州方言裏另一類特別的 A 不 A B 型正反問句為語音重疊之 x-m-x 型，其於語音重疊後又加上音節合併、聲母類化、聲調變化等複雜之語音變化過程，因此出現在表面結構的是離原來語音重疊形式甚遠的 xm-x'。這些正反問句一方面顯示福州方言在語音上特有的複雜性，一方面也顯示語音重疊規律 x-m-x 並非漢語 A 不 A B 型正反問句表面結構的唯一決定因素。福州方言和閩南語的 A 不 A B 型正反問句比較之結果，顯示閩南語較能符合 x-m-x 語音重疊規律，同時亦顯示閩方言內部在正反問句上的歧異性較大。

總結來說，從福州方言的否定詞現象，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閩語兩大方言之間的語法有其共通相似性，卻也有其個別差異性。若僅就否定詞而論，大概可以說閩方言之間語法的共通性更超過其差異性。

參考書目

- 丁邦新
1979 《臺灣語言源流》。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王天昌
1969 《福州語音研究》。臺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 石毓智
1992 《肯定和否定的對稱與不對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李榮
1993 《廈門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 袁家驊等
1983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陳澤平
1984 福州話的韻母結構及其演變模式，《語言學論叢》第十三輯，頁七七～九八。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北京語文出版社。
- 梁玉璋
1982 福州方言的切腳詞，《方言》1：37-46。
1983 福州方言連讀音變與語義分別，《方言》3：166-169。
- 黃正德
1989 漢語正反問句的模組語法，《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頁六七九～七〇四。南港：中央研究院。
- 馮愛珍
1993 福州方言的入聲，《方言》2：101-118。
- 楊秀芳
1991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 鄭懿德
1983 福州方言單音動詞重疊式，《中國語文》1：30-39。
1985 福州方言的「有字句」，《方言》4：309-313。
1988 福州方言「禮」的詞性及其用法，《中國語文》6：450-452。
- 潘茂鼎等
1963 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中國語文》126：475-495。
- 嚴棉
1994 Historical Sound Changes as Criteri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
- Fujian Dialects. 莊英章、潘英海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頁二五七～二八三。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Ying-che 李英哲
1992 Aspects of Comparative Syntax Between Mandarin and Taiwanese: Use of Negatives in Questions.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二，頁四三七～四四八。
- Norman, Jerry
1991 The Mi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William S.Y. Wang e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CL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3, Berkeley: Project of Linguistic Analysis.
- Teng, Shou-hsin 鄧守信
1978 Neg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8(1): 50-60.
1992 Diversific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Negation in Taiwanese.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二，頁六〇九～六二九。

